

村上春树作品精选集

全译本

再袭面包店

.....

〔日本〕村上春树 著

成城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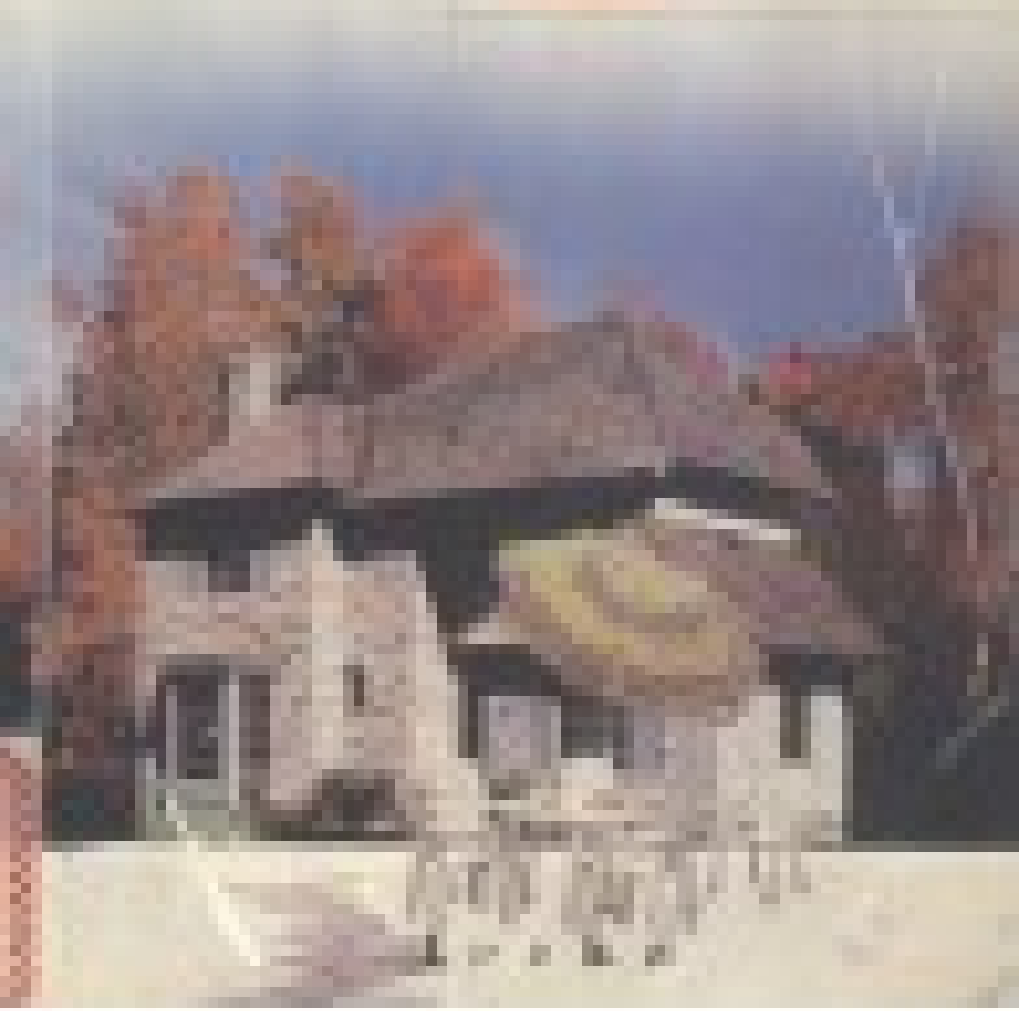


漓江出版社

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

再找面包店

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 卷一 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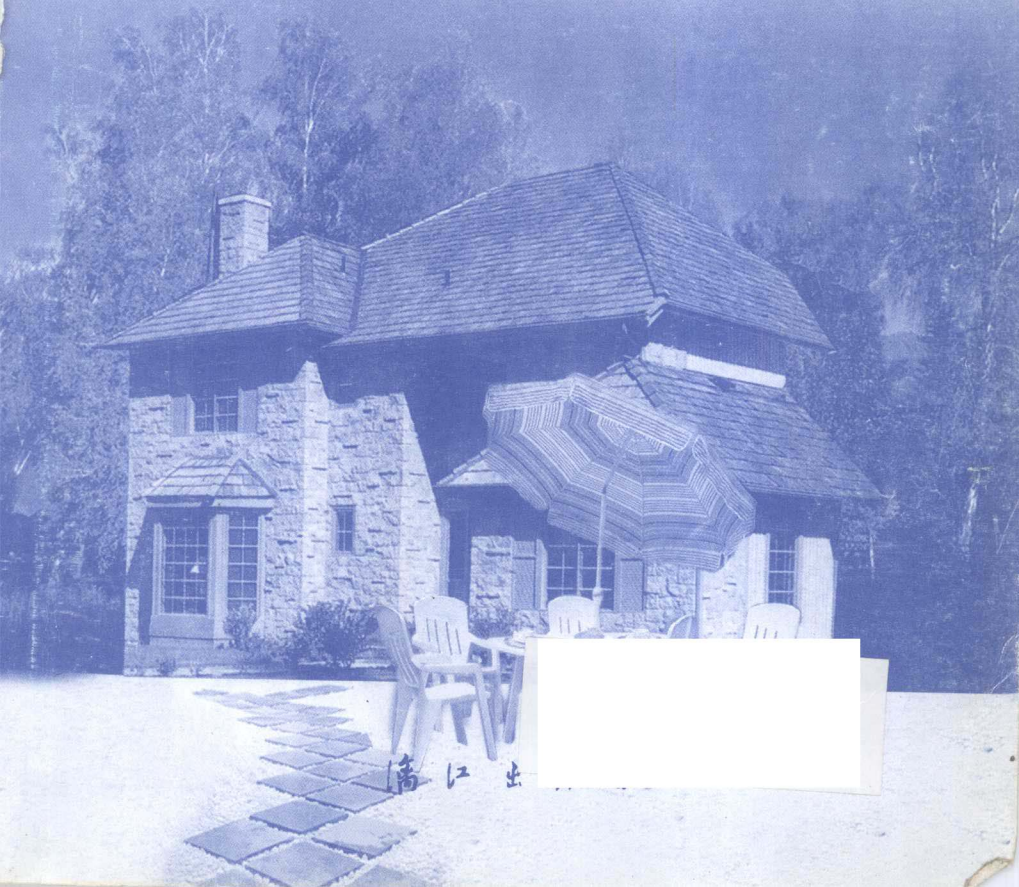
全译本

再袭面包店

.....

〔日本〕村上春树著

成城 译

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再袭面包店/(日)村上春树著;成城译. 桂林:漓江出版社,2001.4

(村上春树作品精选集)

ISBN 7-5407-6454-6

I. 再… II. ①村…②成… III. 长篇小说-日本-现代 IV. 1891.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62689 号

桂图登字:20-2000-68 号

再袭面包店

[日本]村上春树 著

成城 译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-1 号)

邮政编码: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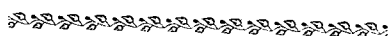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1 字数 260 千字

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407-6454-6/Z·62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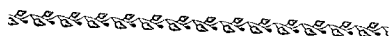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1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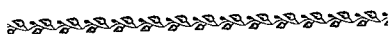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



目 录

再袭面包店.....	(1)
象的消失	(15)
家 务 事	(32)
双胞胎与沉没的大陆	(60)
罗马帝国的瓦解·一八八一年群起反抗的 印地安人·希特勒入侵波兰· 以及强风世界	(77)
发条鸟与星期二的女人们	(83)
回传木马的终端.....	(112)
雷德厚森.....	(117)
计程车上的男人.....	(128)
游泳池畔.....	(140)
为了现在已经死去的公主.....	(153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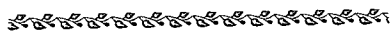




目 录



呕吐 1979	(166)
避 雨	(178)
棒 球 场	(191)
猎 刀	(203)
莱辛顿的幽灵	(223)
绿色的兽	(237)
沉 默	(241)
冰 男	(258)
东尼洸谷	(268)
第七个男人	(285)
盲柳，与睡觉的女人	(299)
后 记	(315)





再袭面包店

将曾经袭击面包店的事情告诉妻子，是不是正确的选择，直到现在我都无法确定。或许这并不是一个能够用正确与否这种标准去判断的问题吧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正确的结果可能是来自不正确的选择，而正确的选择却也可能导致不正确的结果。为了避开这种不合理性——这么说应该无妨——我们有必要采取一种实际上不作任何选择的立场，而我大体上就是依照这样的思考模式来过日子的。发生了的事情就已经发生了，没有发生的事情则仍未发生。

如果以这样的立场来考虑事情，总之我已经把袭击面包店的事告诉了妻子——这件事已经发生了。说出去的话就已经说出去了，会因此而发生的事件也已成了既定的事实。如果别人会以奇异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事件，我认为个中的原因应该要由包含事件的整体状况中去探求。可是，不管我是如何看待这个事件，其中也不会发生任何改变。这只不过是一种想法罢了。

我之所以会在妻子面前提起袭击面包店的事，纯粹是很自然发展出来的结果。在说出那些话之前，我完全没有准备，当时也只是忽然想起，并没有“这么说来——”之类的开场白。因为在对妻子说出“袭击面包店”之前，我自己已经把曾经袭击面包店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。

当时我会想起袭击面包店这件往事，是因为肚子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。时间是凌晨快两点的时候。我和妻子在六点吃了简单的晚





餐，九点半就钻进了被窝，但到了那个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俩同时醒了过来。睁开眼睛没有多久，一阵有如《绿野仙踪》里出现的龙卷风般的饥饿感便袭来了。那可说是一种蛮横无理的、绝对的饥饿感。

可是，冰箱里可称之为食物的东西却一样也没有。里面只有法式沙拉酱、六罐啤酒、两颗干透了的洋葱、奶油，和除臭剂。我们两个星期前才刚结婚，在饮食生活上还没有建立起明确的共识。因为我们当时还有堆积如山的其他事情非先行确立不可。

那时候我在法律事务所上班，妻子则在设计学校负责事务方面的工作。我是二十八或二十九岁（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想不起来是在几岁那年结婚的），她比我小两岁又八个月。我们的生活都非常忙碌，像是立体洞窟一样错综复杂，再怎么也没有心力去注意储备食物这种事。

我们起床走进厨房，就这么隔着餐桌面对面坐下。我们两个都饿得睡不着了——只要躺下去就会感到痛苦——但起来想找点事做，肚子还是饿得受不了。这种饥饿感是从何而来、如何产生的，我们是一点头绪都没有。

虽然我们夫妻俩抱着一丝希望频频轮流去打开冰箱来看，但不论打开多少次，里面的内容都毫无变化。啤酒、洋葱、奶油、沙拉酱、除臭剂。虽然做道奶油炒洋葱也是个办法，但我并不认为两颗干透了的洋葱能有效填饱我们的肚子。所谓洋葱，应该是要拿来搭配其他东西，光只有洋葱并不算是能够充饥的食物。

“来个法式沙拉酱炒除臭剂怎么样？”我试着开了个玩笑，但不出所料，妻子根本不理睬这个提议。

“开车出去找一家通宵营业的餐厅吧。”我说，“国道沿线一定可以找到这种店的。”

但妻子否决了我的提议。她表示不想出去吃东西。



“过了半夜十二点还为了吃饭而外出,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。”她说。在这方面她是非常守旧的。

“好吧,那就算了。”我停了一下后说。

或许是刚结婚时常有的事,妻子这样的意见(或说是主张),在我听来就像是某种启示一样。听她这么一说,我就觉得自己现在所感到的饥饿,并不是找一家国道沿线通宵营业的餐厅那么简单就能填饱,而是一种很特殊的饥饿感。

所谓特殊的饥饿感是什么呢?

在此,我可以将之化为一种影像。

①我乘着一艘小船,漂浮在平静的海面上。②往下一看,可以看到海底火山的山顶。③虽然海面与山顶之间的距离看起来并不太远,但无从得知实际到底有多远。④因为水实在太清澈透明了,以至于抓不到距离感。

从妻子表示不想去通宵营业的餐厅,到我说“好吧,那就算了”表示同意,其间两秒的时间里,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的影像大致就是如此。由于我并非佛洛伊德,这种影像到底具有什么意义,我自然是无法作明确的分析,但光凭直觉我就知道这类影像可以归于启示。因此,我——尽管饥饿的感觉异常强烈——对于她不愿意外出用餐的主张(或说是声明),便半自动地表示同意了。

我们别无他法,只好打开啤酒来喝。因为与其吃洋葱,不如喝啤酒来得直接。妻子并不怎么喜欢啤酒,因此我喝掉了六罐中的四罐,她喝了另外两罐。在我喝着啤酒的时候,她像是只十一月的松鼠般辛勤地在厨房的棚架上东翻西找,找出了一袋剩下四块的奶油饼干。那是上次用来做冷冻蛋糕底座剩下来的,虽然已经受潮而完全软化了,但我们仍然很珍惜地一人分吃了两块。

可惜,不论罐装啤酒或奶油饼干,并没有在我们饥饿的肚子里留下任何痕迹。肚子仍像是由空中俯瞰西奈半岛的荒漠一样。而啤酒



和饼干只像是残破的风景的一部分，迅速由窗外闪过而已。

我们读着印在啤酒罐上的字，看了好几次时钟，望一望冰箱的门，翻一下昨天的晚报，用明信片将掉在桌子上的饼干屑扫成一堆。时间像是被鱼吞进肚子里的铅锤一样，昏暗而沉重。

“我从来没有这么饿过。”妻子说。“这和结婚有没有什么关系呢？”我说不知道。或许有，或许没有。

当妻子继续在厨房中搜寻其他残留食物时，我再度从小船中探出身子，俯视海底火山的山顶。小船四周海水的透明度，令我非常不安。感觉就像是胸口的深处突然裂开了一个大洞。没有出口也没有入口，纯粹就只是一个大洞。我发现体内这种奇妙的失落感——不存在却有实际存在的感觉——和爬上高耸的尖塔塔顶时恐惧所带来的麻痹感觉似乎有些类似。饥饿和惧高症竟然会有共通之处，这倒是一个新发现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我想起以前曾经有过相同的经验。我那个时候就像现在一样饥饿。那是在——

“袭击面包店的时候！”我不禁脱口而出。

“袭击面包店是怎么一回事？”妻子立刻追问。于是我便开始回想袭击面包店的始末。

“很久以前，我曾经去袭击面包店。”我对妻子说明。“那并不是一家多大的面包店，也不是家有名的面包店。不特别好吃，也不特别难吃。就是街上随处可见，非常普通的面包店。位于商店街的正中央，老板一个人自己烤面包自己卖。是一把早上烤好的面包卖完就打烩的那种小面包店。”

“为什么要挑那么不起眼的面包店来下手呢？”妻子问。

“因为没有必要去抢大的店。我们只要求足够份量的面包，可以填饱肚子就好了，并不想抢钱。我们只是不速之客，并不是强盗。”

“我们？”妻子说。“我们指的是谁？”



“当时我有个搭档。”我加以说明。“那已经是十年以前的事了。我们两个都穷得要命，甚至连牙粉都买不起，自然也就经常没有东西吃。因此当时我们为了弄到食物，真不知道做了多少可怕的事。袭击面包店正是其中之一——”

“我还是不太明白。”妻子说。她直盯着我的脸，眼神就像是要在黎明的天空中寻找褪了色的星星一样。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为什么不去工作呢？只要随便去打一下工，买个面包应该不成问题吧？再什么说，这种方法都比去袭击面包店来得容易。”

“因为不想做什么工作啊。”我说。“那其实是很显而易见的了。”

“可是你现在不是规规矩矩的上班吗？”妻子说。

“我点点头，啜了口啤酒，然后用手腕内侧揉了揉眼睛。几罐啤酒已经让我有点困了。睡意像细泥一样钻进我的意识之中，和饥饿起了争执。

“如果时代改变了，空气会改变，人的想法也会改变。”我说。“不过，我们也该去睡了吧？明天都还要早起呢。”

“我不想睡。我要听袭击面包店的故事。”妻子说。

“那件事是很无聊的。”我说。“至少不像你所期待的那么有趣，也没有刺激的动作场面。”

“袭击成功了吗？”

我无奈地又拿了罐啤酒，拉开拉环。妻子的个性就是这样，只要听了开头，就非知道结局不可。

“可以说成功了，也可以说没有成功。”我说。“虽然面包随我们拿，但以抢夺来说却不成立。换句话说，在我们动手行抢之前，老板就把面包送给我们了。”

“免费的吗？”

“并不是免费的。说来有些复杂。”我说着摇了摇头。“面包店的老板是个古典音乐迷，当时店里正在播放华格纳的序曲集。他提出





一个条件,只要我们愿意听完那张唱片,店里的面包就随便我们拿。我和同伴商量了一下之后便有了结论,听听音乐倒也还可以接受。这就实质意义来说并不是劳动,而且不会伤到任何人。于是我们就把菜刀和水果刀收进手提袋里,坐下来和面包店老板一起听《唐怀瑟》和《漂泊的荷兰人》的序曲。”

“然后就拿到面包了吗?”

“没错。我和同伴几乎将店里所有的面包都打包带了回去,连续吃了十四、五天。”我说着又啜了口啤酒。睡意就像是海底地震所引发的无声波浪,使我的小船缓缓摇晃着。

“当然,我们是达成了弄到面包这个预定目标。”我继续说下去。“但不管怎么说,那都不能说是犯罪,只能算是交换。我们是因为听了华格纳,才获得面包作为报酬。从法律的观点来看,这就像是商业交易一样。”

“可是听华格纳并不是工作。”妻子说。

“你说得对。”我说。“如果当时面包店老板要求我们洗盘子或擦玻璃,我们应该会断然拒绝,直接抢了面包就走吧。但是老板并没有那么做,只要求听完华格纳的唱片而已,因此我和同伴都感到非常困惑。当华格纳的音乐一放出来,我们才发现竟然和原先所想像的完全不同。那好像是对我们所下的诅咒一样。现在回想起来,我觉得当初实在不应该接受那种提议,只要依照原定计划拿刀威胁他,单纯地抢了面包就走,那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。”

“发生了什么问题吗?”

我再次用手腕内侧揉了揉眼睛。

“是啊。”我回答。“但这并不是眼睛所能清楚看见的具体问题。只不过有很多事情都在这个事件之后慢慢发生了变化,而一旦发生了变化,就无法复原了。后来我回到大学并且顺利毕业,然后进入法律事务所,一面工作一面准备司法考试。接着就认识你,结了婚。以



后就没有再去袭击面包店了。”

“这样就结束了吗？”

“是啊，就只是这样而已。”我说完又继续喝起啤酒，于是六罐啤酒全部都喝完了。烟灰缸里的六个拉环，好像从人鱼身上刮下来的鳞片一样。

当然并不是真的什么都不曾发生。眼睛清楚可以看见的具体事情就发生了好几件，但我并不想告诉她。

“那你那个搭档呢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我回答。“后来发生了一些小事，我们就分道扬镳了。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，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。”

妻子沉默了一会儿。我觉得她从我的语气中听出了什么她不太明了的东西，但是对于这一点她并没有多问。

“那么，袭击面包店是造成你们拆移的直接原因吗？”

“也许吧。这个事件对我们造成的冲击，要比一开始看起来强烈得多。后来我们一连好几天都在讨厌面包和华格纳之间的关系，还有就是我们的选择是否正确，但始终都没有结论。仔细想一想，这样的选择应该是正确的。没有人受伤，而且彼此都得到了满足。面包店老板——虽然到现在我仍然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但总之——宣扬了华格纳，而我们有面包可以填饱肚子。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觉得其中存在着极大的错误，而且在我们的生活中投下了一道莫名其妙的阴影。刚才我所说的诅咒就是这个缘故。毫无疑问的，那是个诅咒。”

“那个诅咒已经从你们身上消失了吗？”

我用烟灰缸里的六拉环做出一个手镯大小的铝环。

“这我也不太清楚。世界上好像充满了诅咒，要弄清楚哪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是因为哪一个诅咒的缘故，实在是太困难了。”

“不！不是这个样子的。”妻子凝视着我的眼睛说。“只要仔细想





一想就会知道了。而且除非你亲手去将这个诅咒解除，否则就会像蛀牙一样，一直折磨到你死为止。不只是你，连我也包括在内。”

“你？”

“因为我现在是你的搭档。”她说。“例如我们现在所感到的饥饿就是。结婚之前，我从来不会有过这么饥饿的感觉。你不觉得这样是异常现象吗？这一定是你所受到的诅咒，把我也卷进去了。”

我点点头，将结成圈的拉环拆开丢回烟灰缸里。她所说的话到底对不对，我也搞不太清楚，但听起来似乎又很有道理。

暂时从意识中远离的饥饿感又回来了。而且，这回的饥饿比之前更加强烈，使人的脑袋隐隐作痛。只要胃底一抽搐，那震动就会经由传动轴线导至脑袋的心。我的体内好像是由各式各样复杂的机能组合而成似的。

我又看了看海底火山。海水的透明度比刚才又增加了几分，只要一不注意，似乎连海水的存在都会看漏。感觉就好像小船是漂浮在半空中，没有受到任何支撑。而且海底的小石头一颗颗都轮廓分明，好像伸手可得。

“虽然我和你一起生活不过半个月左右，但我的确感觉到身边一直存在着某种诅咒。”她说，眼睛仍然凝视着我的脸，双手手指交叉放在桌上。“当然，在你没有说之前，我并不知道那是诅咒，但现在我已经非常清楚了。你被诅咒了哟。”

“你觉得这个诅咒像什么呢？”我试着问她。

“就像是许多年不曾清洗、满是灰尘，从天花板上垂挂下来的窗帘一样。”

“或许那不是诅咒，而是我这个人吧！”我笑着说。

她并没有笑。

“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我很清楚不是这个样子的！”

“如果真的如你所说是被诅咒了，”我说，“那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




“再去袭击一次面包店啊。而且现在立刻就去。”她非常肯定地说。“除此之外，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除这个诅咒。”

“现在立刻就去？”我反问她。

“嗯，立刻就走。趁这种饥饿感还存在的时候，把以前没有完成的事情做一个了结。”

“可是，有半夜还开着的面包店吗？”

“找找看吧。”妻子说。“东京这么大，一定可以找到一家整晚营业的面包店。”

我和妻子坐进中古的丰田可乐娜，为了找寻面包店穿梭在凌晨两点半的东京市区。我握着方向盘，妻子坐在副驾驶座上，用有如猛兽般锐利的目光扫视着道路两侧。后座有一把雷明顿自动霰弹枪，像条硬直而细长的鱼一样躺在那里；妻子风衣口袋里的备用霰弹不时发出喀啦喀啦的碰撞声。此外，前置物箱里还有两个黑色的滑雪面罩。为什么妻子会有霰弹枪，我完全搞不清楚。滑雪面罩也是一样，因为我和她都从来不曾去滑雪。但是，关于这些她并没有一一说明，而我也没有问。我只觉得，婚姻生活真的是非常奇妙。

尽管我们的装备可说是非常齐全，但仍然找不到任何一家通宵营业的面包店。我开着车子，在深夜空荡荡的街上前进，从代代木到新宿，然后经过四谷、赤坂、青山、广尾、六本木、代官山，再到涩谷，看到了深夜东京里各式各样的人和商店，但就是没有面包店。他们大概都不在半夜里烤面包吧。

途中我们曾两度遇到警察的巡逻车。有一辆躺在路边，另外一辆则慢慢地由我们后面超车而过，两次都让我腋下渗出了汗，但妻子却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，一心只想找到面包店。每当她调整一下姿势时，口袋里的霰弹就发出像是枕头里的荞麦一样的声音。

“我看还是算了吧。”我说。“在这三更半夜里，不会有面包店还





再袭面包店



开着的。这件事情，还是应该事先调查清楚，否则——”

“停车！”妻子突然大叫。

我急忙踩下煞车。

“就是这里了。”她用平静的语气说。

我把手放在方盘上，向四周张望了一下，附近并没有看到什么像是面包店的地方。路旁商店都拉下了铁门漆黑一片，四处静悄悄的。理发店的招牌冷冷地浮现在黑暗中，有如扭曲的义眼。只有前方约两百公尺处，可以看见麦当劳明亮的招牌。

“没有看到什么面包店啊。”我说。

但是妻子一言不发，从置物箱中取出胶布后下了车。我也从另一侧打开车门下车。妻子蹲在车前，撕下适当长度的胶布，将大牌贴了起来，以免车牌号码被别人记下。然后她又走到后面，将后面的大牌也同样贴好，手法非常老练。我愣愣地站在那里看着她作业。

“就去那家麦当劳吧。”妻子说。语气轻松得好像是在告诉我晚餐有什么菜一样。“麦当劳又不是面包店。”我提出反驳。

“和面包店差不多啦。”妻子说着回到车上了。“有些情况下，人是必须妥协的。总之就开到麦当劳前面吧。”

我只往前开了两百公尺，把车停进麦当劳的停车场。停车场里只停着一辆闪闪发亮的红色 Blue Bird。妻子用毛巾裹住霰弹枪后交给了我。

“我从来没有用过这种东西，也不想用。”我提出了抗议。

“你没有必要开枪啊！只要拿着就好了，不会有人反抗的。”妻子说。“这样可以吗？就照我说的去做。首先，我们两个就这样公然走进店里，一等店员说完‘欢迎光临麦当劳’，就立刻戴上滑雪面罩。明白了吗？”

“明白是明白了，可是——”

“然后你就拿枪对准店员，叫所有职员和客人都集中在一个地





方。动作要快。接下就全交给我了。”

“但是——”

“你觉得需要几个汉堡呢？”她问我。“三十个应该够了吧？”

“应该吧。”我说，然后叹了口气接过霰弹枪，将毛巾稍微打开看了看。这把枪像沙袋一样重，像夜一样漆黑。

“真的有必要这么做吗？”我说。其中有一半是问她，有一半是在问我自己。

“那当然了。”她说。

“欢迎光临来麦当劳！”戴着麦当劳帽子的柜台小姐，脸上挂着麦当劳式微笑对我说。我一直以为半夜不会有年轻女孩在麦当劳上班，一看到她，我的脑袋里霎时一片混乱，但随即便回过神来，将滑雪面罩从头顶罩下来。

柜台小姐见我们突然戴上滑雪面罩，不禁露出惊讶的表情。

应对这种状况的方法，在《麦当劳待客手册》中应该是找不到吧。她在说完“欢迎光临麦当劳”之后虽然还要继续下去，但却是张着嘴，一个字也说不出。那努力保持的营业用微笑，就像黎明的新月般不安定地挂在她的嘴边。

我急忙取下毛巾，举枪对准用餐区，但那里只有一对像是学生的情侣，趴在塑胶桌子上睡着。他们两个人的头和两个草莓奶昔的杯子整齐地排列在桌子上，有如一件前卫的艺术品。因为那两个人都像是睡死了一样，我认为不去管他们也不会妨碍我们办事，便将枪口转向柜台里面。

麦当劳的职员一共有三个人。柜台小姐：应该不到三十岁，鹅蛋脸，但气色不太好的店长；像是个淡淡的影子，似乎不会有什么表情的厨房工读生。三个人聚在收银机前直盯着我的枪口，眼神像是在欢看印加古井的观光客。没有人惊叫，也没有人扑过来。因为枪实在太重了，我只好扣着扳机，枪身搁在收银机上。

